



索外译

W. Somerset Maugham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叶尊——译

The Trembling of a Leaf

Little Stories of the South Sea Islands

一片树叶的颤动
南太平洋诸岛的小故事

一片树叶的颤动

南太平洋诸岛的小故事

The Trembling of a Leaf

Little Stories of the South Sea Islands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

叶尊——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片树叶的颤动：南太平洋诸岛的小故事/[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著；叶尊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339-5381-2

I. ①—… II. ①威… ②叶…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9839 号

策划统筹：曹元勇

责任编辑：王丽荣

封面设计：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责任印制：吴春娟

一片树叶的颤动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叶 尊 译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150 千字

印张：8.5

插页：5

版次：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39-5381-2

定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献 给
伯特伦·阿兰森*

* 伯特伦·阿兰森(1877—1958),美国旧金山的一个犹太证券经纪人,毛姆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搭船从旧金山去火奴鲁鲁途中初次与他相识,后成为毛姆的终生好友。

将极度的欢乐与无比的失望勉强
区分开来的,只是一片颤动的
树叶,生活不就是如此吗?

——圣伯甫*

* 圣伯甫(1804—1809),法国文学评论家和作家。上述引文原文为法语,其中“一片颤动的树叶”法语原文为“une feuille tremblante”,而本书书名则为“一片树叶的颤动”(The Trembling of a Leaf),两者所着眼强调的地方略有不同。

目 录



001	太平洋
003	麦金托什
047	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
092	红毛
121	水潭
173	火奴鲁鲁
205	雨
260	跋
261	译后记

太平洋

太平洋就像人的灵魂一样反复无常,难以捉摸。有时候,它像比奇角^①外的英吉利海峡那样灰蒙蒙的,剧烈地起伏涌动。有时候,它浪涛汹涌,十分狂暴,露出一片白色的波峰。它风平浪静、显出一片湛蓝色的时刻,倒并不怎么常见。说实在的,那种蓝色具有盛气凌人的意味。从晴朗的天空中射下来的阳光亮闪闪的,十分强烈。信风渗透到你的血液中,你心中充满了想要探索未知世界的迫切愿望。气势磅礴的滚滚波涛在你的四周一直伸展到远方。你把在焦躁不安、迫不及待地渴望获得生活阅历时所失去的青春以及痛苦和甜蜜的回忆都置诸脑后。就在这样的海面上,尤利西斯^②曾经扬帆行驶,寻找极乐之岛^③。可是也有一些

① 比奇角,英国南部海岸的白色断崖,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

② 尤利西斯,即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曾参加围攻特洛伊城的战斗,智勇双全,为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根据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六章的说法,尤利西斯在攻陷特洛伊城后并没有返回自己的故土伊塔卡岛,而是说服了一些伙伴,西出直布罗陀海峡进行新的探险。

③ 极乐之岛,按照古代传说,它位于大海的西端尽头,那里是古代英雄们居住的理想乐土。

日子,太平洋好像一个湖泊。海面波平如镜,闪闪发光。那些飞鱼^①,有如明亮的镜面上的一道细微的暗影,在下潜时形成了几道带着亮闪闪的水珠的小型喷泉。天边飘浮着朵朵如絮的白云,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显出各种奇特的形状,弄得你不能不相信眼前看到的是一道崇山峻岭。那是你梦境中的国度的山峦。你在一片神奇的大海上航行,周围是一片难以想象的寂静。不时可以看到几只海鸥,表明不远的地方就有陆地,一个隐匿在茫茫大海上的被人遗忘的岛屿;但是那些海鸥,那些令人忧郁的海鸥,是你所能得到的附近存在陆地的唯一征兆。你看不到一艘冒出破除寂寞的袅袅烟雾、航线不定的货船,看不到一条相当气派的三桅帆船或装备齐全的纵帆船,甚至连一条渔船也没有。眼前只是一片空荡荡的荒无人烟的海洋;不久这种旷荡寂寥就使你内心充满一种模糊的不祥预感。

① 飞鱼,一种长相奇特的海鱼,它的胸鳍特别发达,好像鸟类的翅膀一般,长长的胸鳍一直延伸到尾部,整个身体宛如织布的“长梭”。

麦金托什

他在海里扑腾了几分钟,水太浅了,无法游泳,又因为害怕鲨鱼而不愿去水深没顶的地方,于是便从水里出来,到浴室去洗了个淋浴。在太平洋那又浓又黏的咸水里泡过一阵后,洗个清凉的淡水澡,真叫人身心舒畅。海水太热了,尽管时间才刚过七点,浸在里面不但不能让你振作起来,反而使你更加倦怠乏力。擦干身体之后,他披上浴衣,对着中国厨师大声叫嚷,说他五分钟后就可以吃早饭了。他赤脚穿过一小片粗硬的草地(行政官沃克曾得意地认为那是一块草坪),来到自己的住处,换好了衣服。这并不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因为他只穿了一件衬衫和一条帆布裤子,然后朝他上司那位于院子另一侧的屋子走去。两个男子总一块儿吃饭,但中国厨师告诉他,沃克在五点就骑上马出去了,要一个多小时后才会回来。

麦金托什昨晚睡得很不好,他厌恶地看着摆在面前的番木瓜、鸡蛋和熏肉。昨晚的蚊子简直叫人无法忍受,它们在他睡觉的蚊帐周围飞来飞去,数量多得惊人,发出无情的、气势汹汹的嗡嗡声,好像远处的管风琴所发出的无休无止的音调。每逢他昏昏欲睡的时候

候,就会一下子惊醒过来,相信有一只蚊子钻进了帐子。天气热得要命,他只好光着身子躺着,在床上辗转反侧。打在堡礁上的海浪低沉的轰鸣声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种声音平时耳朵是听不到的,因为它始终持续不断,富有规律地出现。如今它的节律却像锤子一样不断敲打着他疲惫的神经。麦金托什攥紧两只拳头,竭力控制住自己,想要加以忍受。一想到那种声音会永远持续下去,什么东西都不能加以阻止,就几乎叫他无法忍受。于是他的力量仿佛能与无情的自然力量抗衡,他心中猛地产生一种疯狂的冲动,想要干出些什么暴力的事情。他感到自己必须牢牢保持自制的能力,否则就会发疯。现在他朝窗外的环礁湖和标示着堡礁的那道白沫带看去,那种波澜壮阔的景象让他憎恶得直打哆嗦。万里无云的天空好像一个倒扣的大碗,把眼前这片景象笼罩在里面。他点起烟斗,翻了翻几天前从阿皮亚^①运来的一摞奥克兰^②的报纸。最新的报纸也是三个星期前的了,给人的印象是内容极其乏味。

接着他去了办公室。那是一个宽大的、没有什么陈设的房间,只放着两张书桌和一把靠墙的长椅。长椅上坐着几个当地人,还有两三个女子。他们一边闲聊着,一边等待行政官回来。麦金托什进门时,他们用萨摩亚语向他招呼道:

“您好^③。”

他也跟他们打了个招呼,然后在书桌旁坐下,开始写一份报告。

① 阿皮亚,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首都和主要港口,位于乌波卢岛的北岸中部。西萨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德国殖民地,在毛姆写作这篇小说时尚未独立,为新西兰所托管。

② 奥克兰,新西兰北岛西北岸港口城市。

③ 原文是 Talofa-li,是萨摩亚语中打招呼问候的用语。

这份报告是萨摩亚的总督一直在催索的,但沃克平时行事拖拉,始终没有写好。麦金托什一边做着笔记,一边充满恨意地想到,沃特迟迟不写报告,实际上是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文化,对任何需要动笔头儿的工作都万分厌恶。当简明扼要、完全合乎规范的报告最终完成后,他就会把下属的劳动成果收下,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说,反而露出一副讥笑嘲讽的神情,把报告发送给自己的上司,好像那都是他自己的成果。其实他压根儿就写不出一个字来。麦金托什还愤怒地想到,万一他的头儿用铅笔添加什么话儿,那么表达得一定相当幼稚,而在言语措辞上也不够完善。如果他表示反对,或者试图把沃克的意思用一个清楚的短语表达出来,沃克就会大发雷霆,并且叫嚷道:

“我管他妈的什么语法?这就是我要说的话儿,我就想这样说。”

最后沃克进来了。他一进门,当地人就上前围住了他,想要立刻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发起脾气来了,吩咐他们坐下,闭上嘴巴,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们不保持安静,就要把他们统统赶走,当天谁都不见。接着他朝麦金托什点了点头。

“你好,麦克。总算起来啦?真不明白你怎么能把一天最好的时光浪费在床上。你应该像我那样在天亮前就起床。懒鬼。”

他一屁股坐到自己的椅子上,掏出一条印花大手帕擦了擦脸。

“天哪,我想喝一杯。”

他把脸转向那个站在门口的警察,那是一个形象别致的人物:上身穿着白色短上衣,下身系着拉瓦拉瓦,也就是萨摩亚人的缠腰

布,吩咐他去倒些卡瓦酒^①来。装着卡瓦酒的酒坛子就放在房间角落的地板上。警察倒了半椰子壳的酒,然后端给沃克。他朝地上倒了几滴,对着周围的人低声说了几句惯用的套话,就津津有味地喝起来。接着他叫警察去招待一下等在旁边的当地人。按照他们的年龄或地位,椰子壳轮流递送到每个人的手中,然后经过同样的仪式,里面的酒给喝光了。

接着他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身材短小,要比个子中等的人矮多了,但是极为肥胖。他长着一张胖嘟嘟的大脸盘,脸上刮得干干净净,两边的脸颊都挂着巨大的垂肉,长着三层宽阔的下巴;他那细小的五官都融化在一团团肥肉之中;另外,除了脑袋后面残留的一块新月形白发外,他整个脑壳都秃光了。他的样子让你联想到那位匹克威克先生^②。他模样古怪,真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但是说来也奇怪,却并不让人觉得失去尊严。在他那副宽大的金边眼镜后面是两只精明、活泼的蓝眼睛,脸上露出十分果断的神情。他六十岁了,但他身上与生俱来的活力战胜了不断增长的年龄。尽管他体态臃肿,但动作相当利索。他走起路来,迈着沉重、坚定的步子,好像要让大地感受到自己的整个体重似的,说话的时候,声音响亮而粗鲁。

到如今,麦金托什被任命为沃克的助手已经两年了。沃克在塔卢亚岛——萨摩亚群岛中一个较大的岛屿——担任行政官已有二十五年,无论在当面见过他的人嘴里,还是在传闻中,他都是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知名人士。最初麦金托什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期待着

① 卡瓦酒,用产于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诸岛的卡瓦胡椒的根所酿造的酒。

② 匹克威克先生,英国作家狄更斯(1812—1870)所著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人公。

跟他的首次会面。出于某种原因,麦金托什在阿皮亚待了两三个星期后,才接受了这个职位。在查普林的饭店和英国俱乐部里,他听到了有关这位行政官的无数传闻。当时他对这些传闻充满兴趣,现在想来,却有种讽刺的意味。因为从那时起,他听沃克本人讲了已经有上百遍了。沃克知道自己是个个人物,并且对自己的名气也颇为得意,因而有意要处处加以表现。他小心守护着关于自己的“传说”,迫切希望人们了解有关他的那些著名传闻的准确细节。要是谁给陌生人讲错了,他便发起火来,显得荒唐可笑。

最初麦金托什觉得,沃克那种粗鲁热诚的态度倒不无吸引力,而沃克也很高兴有一个听众,可以让他尽情发挥,说的话儿让听的人感到耳目一新。他心情愉快,待人亲切而体贴。麦金托什原先是一个政府官员,在伦敦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直到三十四岁那年,他突然得了肺炎,面临着罹患肺结核的危险,于是不得不在太平洋地区找份工作。在麦金托什眼中,沃克的生活似乎特别富有浪漫色彩。在征服环境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冒险精神是这个人的典型特征。在十五岁那年,他就独自跑到海上,在一艘运煤船上铲了一年煤。那会儿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孩子,船员和同伴对他都很好,但船长不知什么缘故却对他极为厌恶,待他十分残暴,老是对他拳打脚踢。他经常四肢疼痛,无法安眠,因而对船长恨之入骨。后来有人暗中指点他去参加某次赛马会,他设法从他在贝尔法斯特^①结识的一个朋友那儿借了二十五英镑,随后以很高的赔率,压在一匹几乎没有可能获胜的马身上。如果赌输了,他就无法归还借款,但他

① 贝尔法斯特,英国北爱尔兰东部港口城市。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输。他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结果那匹马果真赢了,他发现自己一下子有了一千英镑的现款。他的机会终于来了。当运煤船在爱尔兰沿海某地停靠时,他打听到谁是城里最能干的律师,随后就去找那个律师,说他听说运煤船正在待售,请那个律师为自己安排收购事宜。那个律师被他的小客户逗乐了(那会儿他只有十六岁,看上去也没有实际的年龄大),而且,说不定也是出于同情,颇受感动,他答应不但为他安排好收购事宜,而且确保让他做一笔合算的买卖。过了没有多久,沃克就成了这艘船的主人。他回到船上,接着——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就通知船长,要他必须在半小时内离开自己的船。他让大副当了船长,在船上又航行了九个月,最后把那条船卖掉了,赚了不少钱。

他二十六岁的时候,以种植园主的身份来到了萨摩亚群岛。他是在德国占领期间居住在塔卢亚岛的少数白人之一。那会儿,他对当地土著已经具有一些影响力。德国人让他当了行政官,在这个职位上,他一干就是二十年。当岛屿被英国人夺取后,他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他专横跋扈地管理着海岛,但却获得圆满的成功。这一辉煌的成功是麦金托什对他产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

可是两个人的不同天性使得他们无法相处融洽。麦金托什相貌难看,举止笨拙,身材又高又瘦,胸部狭窄,有些驼背。他脸色灰黄,双颊深陷,长着两只神情忧郁的大眼睛。不过他十分爱好阅读。等到他的书籍给运来、拆开包装后,沃克来到他的住处看了看,随后便对着麦金托什发出一阵嗓音嘶哑的笑声。

“你把这些无聊的玩意儿带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道。

麦金托什的脸一下子涨成深红色。

“你觉得它们是无聊的玩意儿，我很遗憾。我把这些书带来，因为我想要好好读一下。”

“你说你有好多书要运来，我以为可能会有一些我想看的。难道没有什么侦探小说吗？”

“我对侦探小说不感兴趣。”

“那你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傻瓜。”

“你这么想，我很高兴。”

每个邮包都给沃克带来一堆期刊文献，以及新西兰的报纸和美国杂志。麦金托什对这类只有短暂时效的刊物不屑一顾，这叫沃克感到十分恼火。他可受不了麦金托什在空闲时间所看的那些书，他觉得麦金托什读吉本^①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或伯顿^②的《忧郁的解剖》，只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他从来没有学会管住自己的嘴巴，所以总是毫无顾忌地表示自己对助手的看法。麦金托什开始察看起这个人的真实面目来了，在他那充满活力、心情愉快的外表下，他看到了令人痛恨的粗俗和狡诈。他爱慕虚荣，专横跋扈，不过奇怪的是，他的个性中带有一种羞涩，让他一点也不喜欢性情无法跟他相投的人。他会天真地根据别人的说话方式来对他们加以判断，他自己的谈话中充满了咒骂和污言秽语，如果别人的话语中没有这些东西，他就会充满疑虑地望着他们。晚上，两个男人会打打皮克牌^③。

① 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写有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记述从二世纪起到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为止的历史。

② 伯顿(1577—1640)，英国圣公会牧师、学者和作家，以所著内容涉及广泛的《忧郁的解剖》一书而闻名于世。

③ 皮克牌，一种通常由两人用7到A一共三十二张牌对玩的牌戏。

沃克牌技很差，却十分自负，赢了便得意扬扬，输了就乱发脾气。偶尔，两三个种植园主或生意人会开车过来打桥牌，在麦金托什看来，那时沃克的性格更是显露无遗。他打牌时根本不顾自己的搭档，随意叫牌，老是争论不休，凭着他那响亮的嗓门，就足以击败对方。另外他老是有牌不跟，当他这样犯规的时候，总是用讨好的语气嘟囔说：“哦，你总不见得会让一个几乎看不见东西的老头儿吃亏吧。”他的对手认为还是不要跟他闹翻的好，觉得也许不该执意要他遵守牌戏规则。他对这一点心里十分清楚。麦金托什用冷冰冰的轻蔑的目光看着他。打完牌，大家会抽抽烟斗，喝点儿威士忌，他们会开始讲故事。沃克兴致勃勃地讲起他婚姻的故事。他在婚宴上喝得烂醉如泥，结果新娘跑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新娘。他跟这个岛上的女人有过无数的艳遇，都是一些平淡无奇、污秽不堪的经历，但他讲的时候对自己的高超的手段无比自豪。麦金托什素来不爱听乌七八糟的事儿，听了他这样的描述很不舒服。沃克显然是一个粗俗下流、耽于肉欲的老家伙。而在沃克看来，麦金托什是一个可怜虫，因为他竟然不愿把自己的风流韵事告诉别人，大伙儿都喝醉了，只有他一个人仍然头脑清醒。

麦金托什在办理公务时总是井井有条，沃克为此也看不起他。麦金托什做什么事儿都喜欢这样。他的书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他的文件都附有眉目清楚的标签，无论需要什么文件，只要一伸手就能拿到，而且他对管理工作所需的各种规章条例都了如指掌。

“胡说，胡说，”沃克说，“这个岛屿我管了二十年了，从来不用那些繁文缛节，现在也不需要这种玩意儿。”

“每逢你需要一封信的时候，就得找上半个小时。这样不是要

容易一些吗？”麦金托什回嘴说。

“你只是一个该死的官员，不过你为人还不错。你在这儿待上一两年，就会习惯的。你的毛病在于你不喝酒。如果你一个星期醉上一次，就会是一个怪不赖的家伙。”

奇怪的是，沃克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下属心中对他的厌恶，而且这种厌恶每个月都在增强。尽管沃克对他加以嘲笑，但渐渐习惯了跟他相处，沃克几乎开始喜欢起他来了。沃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容忍别人的怪癖，所以只把麦金托什当作一个怪人而已。他对麦金托什的喜爱也许是下意识的，因为他可以拿麦金托什打趣。他的幽默以粗俗的玩笑为主，需要一个嘲弄的对象。麦金托什工作严谨，品行端正，从不好酒贪杯，这些都成了他源源不断的话题。麦金托什的苏格兰姓氏则给了他拿苏格兰来说笑打趣的机会。每当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把麦金托什奚落一番，引得他们哈哈大笑，而他也得到极大的乐趣。他会跟当地人说起麦金托什的滑稽可笑之处，而麦金托什对于萨摩亚语的知识仍不完善，每当沃克在所讲的下流话中提到他时，他就会看到他们放声欢笑，沃克也开心地笑了。

“我得为你说上这么一句话，麦克，”沃克总用他那粗哑而又响亮的声音说，“你经得起开玩笑。”

“这是一个玩笑吗？”麦金托什笑着说。“我不清楚。”

“苏格兰人^①！”沃克嚷道，一边放声大笑。“只有一个法子能叫

① 原文是 Schots wha hae，是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1759—1796）所写的一首著名爱国诗歌的标题。该诗描写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在大破英格兰侵略军的班诺克本一役（1314年）之前向部队所做的号召。